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咸豐八年。戊午。四月。丙午。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俄夷遣人復來投文。當即譯出。內稱。分界一事。未蒙照准。業已行文伊國辦理。至進京。係從前和約載明。未便更改等語。臣等伏查該夷欲以黑龍江。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不以興安嶺為界。意在占我江左地方。昨已言之鑿鑿。今文內不復提及。僅言行文伊國辦理。難保非因此處堅卻。即在彼處滋擾。以圖遂其所求。應請

密飭黑龍江將軍。確查防備。至進京之說。臣等初次接見。即經據

理駁斥。該酋無詞可荅。嗣後來文。不復再請。茲因分界未能饜其所欲。嘵嘵置辯。是明知斷不能允。堅執要求。詞氣之間。漸露倔強。葢謂更改和約。是我理短。藉為要制之端。原不難再向申明。以破其固執。第該夷意不在進京。而在分界與通商兩事。今通商一事。臣等告以已蒙

恩准。今其前來商議。尚未將全給五口之處。遵行實惠。該夷即不再說。緣咲咈咪皆欲增加口岸。伊可因利乘便。故獨力爭分界。尺寸皆我疆宇。安可遷就。惟從前本有未分舊界。有無以河為限。尚可酌量之處。臣等未能懸揣。伏乞

訓示遵行。咪夷僅止通商與賠補兩事。未曾全行議定。其人較俄

夷忠厚○言頗近理○而多疑多執○仍須接見再行開導○至咲咈二夷○昨經給與照會○尚未見覆○近日續到火輪船八隻○連前共計二十六隻○又有杉船三隻○內除大火輪船不能駛進攔江沙內○其餘喫水不重○皆可直抵礮臺邊前○臣等揣度該夷等必將各船排列○恃强恐嚇○然後行文約日回覆○以肆要約○未必來見○昨已囑令咪夷轉圜○尚無消息○大約咪夷之事一定○則咲咈亦必可商○惟咪夷所求瓊州潮州臺灣溫州等處○未經全允○而賠補一款○更為狡執○咲咈所望尤奢○事處兩難○實屬萬分棘手○俟接見咪夷○相機駕馭○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奏。俄夷不遵與安嶺分界舊約。欲另以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等語。當經諭知譚廷襄告以興安嶺分界。載在會典。其烏蘇哩河。綏芬河。此間無從知其界址。難以懸斷。黑龍江現有欽派大臣。仍應到彼查勘。諒譚廷襄等接奉此旨。當已妥為曉諭。該夷既稱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所稱木拉幅葉幅。自即係木哩斐岳幅。覺奕山等前奏。似分界一事。已歸木酋經理。本日已諭知奕山。如其真心查辦。即與秉公會勘。儻肆意侵占。亦祇能隨時防範。普提雅廷之意。既以分界為重務當曉以此事斷不能在津議定。實緣道遠無可懸揣。並非推諉。至未分界址之地。止有烏特河一處。上年給該夷文內。亦經允

其查辦。其現在所稱各河。必在黑龍江方能查知。如果該酋所言有理。奕山亦必不強駁。若不論情理。則天朝疆土。豈容尺寸與人。即如該夷地界。肯令他人侵占乎。至進京之說。亦未必是其本心。不過因從前曾有進京之人。欲借此鉗我廢棄和約。不知雍正九年議定章程。皆為該國貿易人來京而設。並無使臣進京之例。況由張家口陸路而來。亦無由天津前來之事。何得謂我廢棄和約。該國通商。尚止恰克圖一處。道光三十年。已增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今因該夷前來說合。一番好意。復許其海口通商。此皆從前條約所無。今反責中國廢棄條約。其優待於條約之外者。豈不知耶。我中國以仁義待人。從無失信之事。

諒該夷亦無可置喙也。㗄咈船隻雖多。天津地勢民人皆有可恃。不必慮其恫喝。咪夷言既近理。著接見後。察其情形。妥為駕馭。若俄夷能就範。則可用俄以制㗄咈。如咪勝於俄。又不妨舍俄而用咪。此中操縱。該督等諒能洞曉機宜。經權互用。妥為籌辦也。

又

諭。前因俄羅斯知照理藩院文。有木哩斐岳幅。由額爾口城。赴黑龍江松花江之語。諭令奕山遵照前奉諭旨。會同查勘地界。現在普提雅廷。因為㗄咈二夷。說合廣東犯順之事。同來天津。俄夷欲在廣東等處海口通商。已命譚廷襄許之。惟地界一事。必

得東公辦理。方為妥協。茲據譚廷襄等奏。俄夷欲以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不以興安嶺為界。其意實欲占海濱地面。並聲言業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情殊屬可惡。令譚廷襄告以地界一事。現派大臣在黑龍江會同查勘。天津不能知悉情形。難以懸斷。但恐木哩斐岳幅到後。在彼處伎擾。以圖遂其所求。自應密加防範。現在暎咈咪三國船隻。尚在天津。暎咈二夷。在廣東犯順。占踞省城。此次情形。尚形桀驁。俄國既願從中說合。特命譚廷襄等。以禮相待。並允其海口通商。原屬格外加恩。惟該夷貪得無厭。又於地界一節。言語反覆。俟木哩斐岳幅前來會勘。其山當查照從前界牌。與之剖辨。不可遷就了事。致開後患。至普提

雅是。所稱之烏蘇哩河。綏芬河。距興安嶺遠近若干。是否從前未定之界。確切查明。詳晰具奏。俄夷來文二條。著鈔給閱看。

丁未。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與督臣王懿德函商。不特上游有警。閩兵不能多調。即該處近在同城。亦未便以調兵助粵。使之轉為口實。惟有密飭下游漳泉一帶。與粵疆較近之營分。共抽調二三百名。以護送關防印信為詞。隨行入粵。一到潮州。再行察看。分別去留。臣於過泉州家門時。即邀親友。囑為招募神射槍手。挑選精壯。教練步伍。以一人管帶五十名為率。共豫備一二千名。亦俟臣到潮。察看情形。

再行飛檄調往。至臣此次赴粵辦理夷務。自宜順道採訪江浙福建各口情形。及粵東近事。途中先與隨帶各員熟籌。庶幾稍有頭緒。茲查上海及福州夷商之開設行戶搭蓋樓房。固已十倍於前。買賣至為熱鬧。寧波廈門次之。推原其故。絲斤出自江浙。茶葉出自崇安。商販之徒。皆樂於捨遠就近。以省盤川關稅。況各該處地方官。於該夷賃地建樓等事。與前定章程不符者。亦一任所欲。未嘗與較。而廣東官民。必與四口獨異。未有不激成事端者。現在該夷久得隴望蜀。臣於

召見時。曾經慨乎其言之。以為外夷之餉糈。必旺收於粵關。方為

國家之利。否則得一步。進一步。伊於胡底。臣在蘭谿泊舟時。接到二月十五日滬信。知該夷公使已到上海。接閱江蘇撫臣據大學士裕誠咨文。轉爲照會。已知二月十七之期。並無另派大員赴滬與之會議。仍令回粵聽候臣查辦。各公使尚默無舉動。只探聞有欲赴天津之說。至近日滬洋所到火輪船內有浙江候補知府薛炳一員甫到。據稱粵東業已通商。其關稅仍交監督存庫不動。各鄉團練並無勦夷之心等語。迨抵福州省城。即接到調補番禺縣現署增城縣黃光周專丁齎到本年二月十一日來稟。亦云上年底已開艙。該夷現仍盤踞省城。民夷尚爲相安。與薛炳

之言相似。查該夷所重在利。既已會令閉艙。則已得遏其欲。而稅項仍令存庫不動。分明以逸待勞。為將來誅求地步。鄉團既無鬭志。辦理尤十分棘手。惟另由福建省商人廣鈔得粵東二月間兩信。一云羅龍二紳及各紳士會議賭中招募義勇。及番禺九十三鄉團勇。務殲逆夷。如各義勇中有臨陣被害者。給卹銀二百兩。被傷殘廢者。給養傷銀五十兩。仍養其人終身。一云文武官兵。見夷如虎。任聽所為。並無戰心。惟合省紳民不服。必與一戰。方得結局。現各處紳耆團練。及勸捐軍餉。以俟將來舉行各等語。果爾則必羅惇衍等。於奉到寄

諭後。欽遵激勵。已有其機。臣到杭州時。捐給銀三百兩。奏明札委候補知府楊從龍。徐應善改裝易服。搭坐火輪船。先行赴粵。原令其馳見羅惇衍等。面投信函。令其相機而動。計此時當可抵粵。該紳等。再得臣又隨帶之粵紳郎中梁元桂等各信。必益迅速遵

旨舉行。使該夷知所懲創。其前委編修張庭學一員。亦令其由滬搭船赴粵。並先在上海雇探夷人。此番背約犯順。其意究竟何居。該編修自前年臣派赴上海克復縣城之後。往來滬上。與各股商。至為熟識。若由華商暗向洋商處探訪。亦可得其端倪。自來禦夷之策。務在探得其情。然後可以制

其死命。令臣與張庭學約。若探得確情。即先行飛信前來。
然後搭船赴粵。距今多日。未見由滬來信。恐因道路阻梗。
書信或有浮沈。而將来到粵會晤。果有確情。再行密摺具
奏。
硃批。知道了。
戊申。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現在英咈陽示其惡。咪俄陰濟
其奸。强弱不同。其為貪得無厭。則均歸一轍。英咈自照覆
以後。兩日絕無音信。或令小船赴礮臺左右測探。或令小
船至河口附近窺伺。忽來忽往。並於哨船經過。開放空槍。

又在水邊立樁打把不時挑釁臣等一以鎮靜處之若不聞見仍密飭將弁兵勇嚴整以待日日分成出隊以壯軍威俾伊文泰再行酌覈至咪俄情形相仿俄酋欲占我江左地界不遂其意似決絕臣等兩日不與通信昨即遣人來邀委員說話已令卞寶書前往告以對答之話就勢探問咪酋約於二十九日見面呈進國書届期忽來知會公使偶病另派副使前來不敢請

欽差接見有話與臣錢炘和面晤當據呈進公文其中仍將臣等未允之事復行嘵辯經臣錢炘和剴切開導並經臣等將所以可允及所以不能允之處分晰照覆其國書一事據

亦須按平行之禮回函。見有

上諭。方肯呈遞。以解從前拆閱發回之辱。祇候

諭旨遵行。

譚廷襄等又奏。俄夷之事。先已飭令委員卞寶書前往探

問。茲據回稱。該酋初見。仍言分界之事。答以占我土地。不

敢奏請。該酋復稱。伊願派人前往黑龍江會勘。公商妥辦。

惟現無船隻。難行水路。必須由恰克圖前往。方能迅速。務

求允准。伊即照辦。臣等復思該夷所請。獨分界一事。若堅

持不決。必致挑唆英咈生事。似不如即准其由恰克圖陸

路前往。沿途隨從。不過數人。易於照料。且該國換班學生。

向係由彼進口似尚無甚大礙此事一了則別事皆可令其說合較為有益可否請
旨遵辦至咲夷之事俄酋仍云一二日內恐致有事究以和好為宜該委員答以中國因貴國說合情面不先開釁日日嚴備等候該酋復云咲咈所求最要在進京一節若有要事或隔數年准其到京一次隨從不過數人中國何畏何懼如將此節應允伊即出頭了結別事否則不能開口務須速給回信以免參商臣等復思自辦理夷務以來五口通商遇有所求往往推往廣東而廣東又置之不答遂延紛飾不將實情

上達。遂致激而至此。將來倘去。正恐不一而足。從前西洋人南懷仁等。有終身在欽天監當差者。今伊等祇請數年一次。或有要事。方敢至京一次。如止隨從數人。或約定行走陸路。不准取便天津海道。但能妥為駕馭。藉弭邊患。未始非撫夷之一策。

硃批。卿等知其一。未知其二。俄夷之由旱路。實欲窺伺各關隘。以遂其將來蠶食之謀。英咈之請隔數年或有要事。進京一次。迴非昔時可比。言似近情。心實叵測。蓋昔時住京洋人。因學算法。操縱由我。無慮為患。今則來去自伊。貪得無厭。若只顧了局。終有隱憂。況既准進京。則粵省欽差為贅疣。非但不似葉名琛之

激烈貽誤。求似耆英之目前遷就。尚不能也。仍易有詞。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體察夷情現籌撫馭一摺。並片奏俄夷欲由陸路赴黑龍江。復代各夷要請進京等語。已將斷難准行之處。於原片內詳晰批示矣。俄夷以現無船隻。水路難行為詞。顯係知我意在速了。故為迫促之語。分界一事。已越數年。該夷日久耽延。何此時忽形急切。現已加恩准其在海口通商。則通商自為先務。彼處之事。現有木哩斐岳幅經理。該夷若能寄信伊國。來公勘辦。固為妥善。否則不必與聞。竟將通商事宜。赴各海口妥為料理。得霑利益。亦不負天朝加恩至意。分界一事。查勘需時。恐其耽誤通商。可將此意告知普酋。竟不必派人親

往。至外國人進京。皆係朝貢陪臣。若通商各國。原因獲利起見。近年海口事宜。均在廣東定議。即康熙年間。與俄夷會議互市。亦均在邊界定議。從無在京商辦之例。該夷來京。無論人數多寡。中國有何畏懼。實因與體制不合。上年普酋請許來京。尚且因接待禮節。向無章程。令其停止。何況咲咈兩夷。稱兵犯順。尤非恭順之國可比。此次准其接見大臣。已屬格外。豈能再准進京。現在減稅增口。大皇帝優待外國。已盡其道。普酋若不說合。只可聽咲咈因文。如不講道理。中國亦不以禮待。諱是衷等亦已盡其力量。不能再辦矣。儻咲咈等以獲利無多。更有奢望。總告以不能再行奏請。其權總在廣東。即如減稅一事。可多可少。

非天津所能定議。總須與廣東新任欽差商議也。咪唎堅欲遞國書。前已准其呈進。此次必欲見有上諭。方肯呈遞。着譚廷襄等。告以天朝體制。凡非朝貢之國書。往來均有定式。從不加以傲慢。況今咪國。彼以禮來。我以禮往。儘可毋庸疑慮。譚廷襄等可摘錄此數語。以示該夷。告以奉到諭旨可也。總之夷人要求。斷無饜足。上次到津。即係開列多條。迨酌允一二事。亦即回帆。此次情形雖屬不同。而詳細章程。豈能在津定議。即如稅則輕重。貨物貴賤。非各海口不能知。廣東。福建添設小口。亦必須到彼察看地勢。始能指定何處。不過天津已許之事。天朝斷不食言。其詳細節目。尚待外省商定。而大局決無變更。即為定見。若

必悉遂所欲。務令暢然意滿而去。恐其斷無此事。譚廷襄等懇承指授機宜。諒不致受其恐嚇。稍露畏怯之情。被該逆窺破。愈肆誅求也。

譚廷襄等又奏。咪酋自照覆後。尚無消息。俄酋既來探問。自應即用俄酋說合。遂於初二日。約令俄酋前來。公同接見。該酋仍言分界。及製造槍礮。焚燒夷閣等事。經 臣等再三開導。以分界非勘不明。黑龍江既已派人。儘可在彼秉公商辦。何必在此了結。其製造槍礮。知是好意。現不需用。無須多此一舉。焚燒夷閣。係屬小事。既已許給海口通商。獲利不少。毋庸再瀆。該酋應允。即照昨議辦理。且唉咈之

事。該酋甚為作難。據云嘆咈所重。惟遇有要事。准令至京訴述一節。蓋因歷年推委耽擱。每致誤事。今不准常川駐京。不准按年赴京。若遇要事。准令至京訴述。即時定局。若必不允。別事斷難商辦。並稱如願至京。必先行文。俟允准後啟程。隨從數人。自備資斧。斷無別患。若係小事。伊等亦斷不來。言甚迫切。臣等復思夷酋至京。原多窒礙。惟現在各省口岸既多。似不可不藉此設法駕馭。以弭邊患。仰乞

聖裁。又嘆咈味三國。大抵以口岸。及賠補兩款為要。口岸之事。勢須一視同仁。嘆咈如允退還廣東省城。另行請

旨賠補一事。甚為轇轕。已令俄酋妥為開導。俟其如何回語。再行

酌辦。

硃批。知道了。進京一節。已於前摺片內批示。

庚戌。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現在撫事漸可就緒。尚未全結。咪則合於俄。而潛隨𠸄咈。自應用俄通咪。以制𠸄咈。遵旨經權互用。妥為操縱。以期無誤機宜。惟各夷所求。本無一定。而要皆事事與我不便。不得已從中採擇。應以維國體。弭後患為先。即如到京一節。原多窒礙。臣等叅經拒絕。但揣其本意。不過因兩廣督撫。欲以不治治之。且肇釁實情。種種不為上達。累次遷延推諉。故迫而出此。究係有求

於我。未為失體。若來機要為駕馭。制萬里於門庭。下情可通。不致隔閡。隨時辦理。未始非制夷之一策。儻或不恭不順。執其人。數其罪。閉關封貨。俾有所畏忌顧惜。其權操之自我。似較兵至近畿而後言撫者。其順逆難易。迥然不同。此臣等所以於拒絕之後。因其固請。而復據實密陳也。現因此事不能允准。探聞復有火輪船駛入。欲肆要挾。若謂其必不敢犯畿輔。臣等實無此把握。祇可刻刻嚴防。靜以待變。伏思英咈等廣城未遂。輒復勾結北上。其情甚悖。不遽勦而言撫。乃

皇上格外仁恩。臣等因上年

畿輔旱蝗。貧民失業。易於浮動。五口省分。均未綏輯。且海運方至。牽制尤多。既非用武之時。又非用武之地。因而再三斟酌。驅俄咪以聯唉咈。設法羈縻。顧惜一時。遷就大局。非肯甘心受其脅制。所請之事。如俄夷欲以河為界。占我土地。業已拒絕。凡為公勦。此外三夷。增口岸。賠損累。皆從前已有之事。該夷貪得無厭。步步倡入。勢難全准。計惟以兵力拒之。察看動靜。再作轉圜。臣等統觀事勢。現時桀驁情形。遽難就撫。顧以近年辦法。敷衍了事。斷無是理。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情遽難就撫一摺。該夷堅請進京不能允准之處。已於初三日寄諭。並批摺內詳晰指示。該督等

尚未接奏。又為此奏。未免過涉驚慌。現在咲咈兩奏。尚無回文。其肆意要求之款。正未可知。自應待其回覆。然後斟酌奏辦。譚廷襄等屢以允其進京為請。直似此事一准。其餘遂可不煩詳論。豈知進京之請。半由俄夷因不允所請。特借咲咈為要挾。究之咲咈所重者在利。未必全重此事。亦當分別觀之。此時俄咪均未允准。何況咲咈。且看其回文如何。如必以實情不能上達為憂。再可告以此係遠慮。尚在他時。若論目前之事。必須到廣東商辦。設或日後廣東有不辦之事。尚有福建。兩江總督浙江巡撫。皆可請為代奏。不至再有阻隔。其議自寢。然亦須觀咲咈回文。如果堅執。再以此言作為出路。不必先行諭知也。至謂增

口岸。船損累。皆從前已有之事。從前所以認賠者。因中國燒其煙土二千箱。此次則該夷自行縱火燒我民房。彼在應賠之例。俄咪兩國。均在天津自有公論。中國認賠。實屬無名。至口岸自通商以來。十餘年未嘗議增。今已准其酌加二處。該督等何得謂以近年辦法。敷衍了事耶。歷次寄諭。至詳且盡。譚廷襄等但當悉心體會。不可急遽圖成。其減稅增口二事。須與言明。俟廣東事了結後。方能辦理。至欲拒以兵加。亦經疊次示諭。如果該夷先開槍礮。斷無不行還擊之理。若我先用武。則彼更有所藉口。必至肆其鴟張。愈難了結。沿海各省。何處非朕之疆宇。豈能不通籌全局。該督等慎勿輕聽帶兵將士之言。意在邀功。而不

思後患也。

壬子。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奏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英咈久無回文。臣等置之不理。惟稽龍路俄夷。從中說合。乃該酋異常狡獪。欲借英咈以使其私。挾制危詞。一日數至。臣等不能遽斷為僞。亦不肯遽信為真。惟有以兵力拒之。默觀動靜。再作轉圜。隨於初五日。傳令南北兩岸各營兵勇。普律出隊。並飭後路健銳火器等營。一併出隊。直至礮臺。旗幟鮮明整肅。臣等復至礮臺。親自指揮。海岸十里左右。星羅碁布。軍容甚盛。該夷等登上桅桿。不時窺探。臣等隨遣員前往俄船。告以

所求之事。不能允准。並用言仍向開導。該夷始而忿怒。繼而歡悅。據云。伊非不為出力。無奈咪咈持之甚堅。今因此一端。遽致決裂。未免可惜。以後米船或有阻滯。咪夷遂因滋鬧。須叅豫備。該委員告以兩國之事。已有端倪。若因咪咈一併耽擱。兩年奔走。徒勞無功。豈不自誤。據云。伊亦無法。且再行文關說。終恐無益等語。臣等察其情詞。仍難遽信。惟既稱行文關說。自當留此一路。看其有無轉機。至咪咈狂悖無禮。擱江沙內外。火輪船隻。時常出入。倏忽變幻。實難得有把握。

硃批。覽奏均悉。現在總無定局。殊少把握。應俟咪咈兩夷有覆信。

自可酌量機宜。藉以撫馭。

譚廷襄等又奏。再臣等正在繕摺間。復承軍機大臣密寄

四月初五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荷

訓誨諄切。臣等跪誦之下。欽服難言。伏思臣等奉

命辦理夷務。原圖綏服。祇因各夷萬分猾獪。咲稱在粵。踞省會。擄

大臣。燒民房。狂悖之情。未曾一挫。深慮其狡焉思逞。而地

方漕運。所關尤要。不能不刻刻嚴防。何敢輕聽帶兵將士

之言。邀功而不思後患。惟有欽遵疊奉

諭旨。悉心體會。鎮定辦理。斷不肯先行用武。急遽圖成。

硃批○知道了○

黑龍江將軍奕山奏○據咨黑龍江城副都統吉拉明阿令其速派妥員○往探夷首信息○如得有確耗○呈速馳報○茲於三月二十四日○據該副都統報稱○是月二十一日○有夷首央薩枯幅○差夷人蜜喀邀前來○報稱木哩斐岳幅○業經啟程○現被江冰阻隔○約於四月初間到江○前往奇咭闊夯等處○辦理要事○並言續有彌囒薩枯幅○率領數百人船○下駛前來○如果將軍在此○一切事件○即可商辦等情○呈報前來○伏思木哩斐岳幅○既有到江確信○自應趕緊啟程○於三月二十七日攜蒙啟程○前往會辦○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接到翰林院編修張庭學自滬寄來一信○內開○暎咈咪俄四國夷酋○已於初十日至滬○日內安排船隻○約計兵船○及大小輪船○有三十餘隻○該酋等○與各國夷商會議○必要帶兵船○齊赴天津一行○求面見

大皇帝訴陳苦衷○並面訂將來通商○大約動身日子○總在二月底三月初○並與華商云○此次往北○並無壞意○必求面見若訴一切○如該處官員極力攔阻○我等只好用武○總要親赴

天朝求見○方遂所願○其隨帶船隻○係暎咈二國居多○此外咪俄不過二船○夷酋亦係官卑職小○非若暎咈二國之酋大有

兵權。又據該華商云。咪俄二夷。實係暎夷邀來助虐。若能分之使離。以孤其勢。尤為要著。然此是將來辦法。現在最要緊者。該夷到津。切勿拒之太嚴。即有禮節悖謬處。亦只好視同俵猴。無庸苛責。苟得一見其所要求諸款。自可令其折回粵省商辦。儻必拒之已甚。未免激生他故。此在滬得之傳聞如是。臣聞該編修與在滬之殷富華商。俱為熟識。此次來信。所採訪各情。恐非無因。惟此信為驛路阻滯。接到太遲。該夷酋等。果於二三月間北上。約計此時奈已到津。既為訴苦而來。若至顧懇再三。或得仰邀

皇上懷柔遠人厚恩。寬其既往。

特派大臣賜之一見。妥為開導。使之帖然賓服。折回廣東。候臣等

會籌酌辦。

諭軍機大臣等。黃宗漢奏。探訪夷船。欲赴天津。請勿加峻拒一摺。所奏與近日辦理情形。適相符合。該夷自二月三十日起。陸續駛到火輪船二十九隻。舢船三隻。均在海口停泊。間有小船駛入攔江沙內。尚不滋事。亦不驟擾海運船隻。現派譚廷襄崇綸烏爾棍泰。馳往大沽。與之接見。妥為開導。復派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酌帶京兵前往。暗地設防。備而不用。叠據譚廷襄等奏報。俄咪兩夷。均來接見。英咈夷酋。則僅有照會來往。俄夷所要求者。一為黑龍江分界。一為請准五口通商。咪酋所要求者二

條。以索賠平日損失貨物。請添浙江。福建。廣東口岸。欲補遞前年福建所遞國書。三款為大宗。其餘皆係枝葉。因其情詞。尚屬恭順。且𠸄咈桀驁未馴。俄咪欲從中說合。正可用以轉圜。是以始雖與之辯論。旋亦酌允數條。俄夷所請分界。許其任黑龍江查勘。五口通商。准與𠸄夷等一律辦理。咪夷所遞國書。已准其呈進。並准於廣東。福建。附近大口處所。各添小口一處。又欲減該國貨船噸鈔。皆准令回廣東酌議詳細章程。至咈夷所開十條。皆由俄轉述。其索賠兵費一條。欲於內地江河貿易一條。廣行天主教。給與照票。任其行走一條。派員進京一條。多與𠸄夷來文相同。已令譚廷襄等。據理拒絕。惟酌減稅則一條。𠸄咈與

咪。皆有是請。尚可量准。亦令譚廷襄諭知。令其回粵聽候酌議。至咈夷於廣西西林縣一案。猶嘵嘵不已。此則不過將來再費一番唇舌。無足重輕。以上各條。自歷次理論後。㖆咈兩夷。尚無覆音。咪夷亦尚未滿志。而其藉口於必欲進京。即俄夷亦隨聲附和。兵船停泊。無非虛聲恫喝之意。該夷志在獲利。而所欲無饜。且俟其如何答覆。再作計較。斷不能使暢然滿志。惟有許其大略。仍以廣東為歸宿。俟有定議。再行諭知該督也。廣東已與開市。而夷人尚踞城中。穆克德訥柏貴均為所挾持。奏報及寄信諭旨。大約皆須該夷過目。不但不成事體。且控制機宜。無從下手。甚至與夷酋聯銜出示。尤不足服粵民之心。黃宗漢到粵

後。斷不可入省城。其穆克德訥柏貴等應如何設法令勿與夷
人為伍。然後可以辦事。前已諭譚廷襄等與咪㘥要約。令其於
四月內退出廣東省城。如逾限不肯繳還。即調兵攻剿。絕其貿
易。亦尚未遽回覆。然省城尚有夷兵踞守。何得先議通商。柏貴
為夷挾制。辦理毫無把握。此時若不動兵。則城中夷目。斷不肯
去。若與動兵。又與天津現辦情形不合。只可先行懾以虛聲。再
籌辦法。前據駱秉章奏。紳士團練。非經官司諭令。不敢舉行。必
俟新任總督到粵。為之主持。現在夷人不敢淩虐百姓。實畏粵
民強悍。又據羅惇衍等奏。已招募東莞等縣。及三元里等鄉。並
佛山九十六鄉練勇。密為防備。而聲勢尚孤。未可舉動等語。是

粵東民情。現在雖不舉兵。尚能足以自衛。儻該夷違諭回帆。繳城候議。自可息兵。如因不遂其求。遽啟戎心。不得不與用武。俟

旨遵辦可也。

癸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咪夷遣人知會。送交國書。由該使臣杜嚳等。親捧前來。臣等當即接收。以禮相待。該使臣詢問。約於何日可蒙

賜給回函。以使恭領。臣等答以不能擬定時日。俟奉

諭旨交下。再行照會該使。臣云。今日係專遞書日。後再來議事。當即回帆而去。謹將原封書函。咨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至現在英咈咪三酋。皆在攔江沙外。惟俄酋猶在攔江沙內。
探知英咈各酋。每逢進口。必至俄酋船上見面。俄酋亦有
時前往海外說話。聯絡甚固。消息時通。俄酋為英咈懇求
赴京。業已堅拒。該酋雖稱再為行文關說。未必可靠。亦不
便頻向催問。轉致持之益堅。咪夷忽來遞書。難保非即轉
挽說合之計。惟 臣等自上月十六日至今。與該夷等相持
已二十餘日。其間情形變幻。倐忽不同。大抵俄酋陰為主
謀。英咈恃強挾制。咪酋則兩相依附。一國之事。各國皆知。
詭計多端。合而圖我。此時英咈回文七八日不至。時令小
船測試河口淺深。或昵土棍。用千里鏡窺探村內形勢。

而續到米船。並不阻止。自係專待俄咪之事。如何定議。以決進止。

諭軍機大臣等。奕訢等奏。代進咪夷國書一摺。披覽該夷所遞漢字夷字國書各一件。以修好問安為詞。欲派其國全權大臣駐劄京師。與俄夷之意相同。礙難允准。現既准其呈進。自應賜函答覆。用示羈縻。若夷酋詢問回函日期。告以大皇帝嘉爾前在粵東。未曾助逆。數日內必當修書發答。不必吐露他詞。如該夷詢及進京一節。奕訢等即當如前答俄夷之語。告以天朝體制。凡外國人許其進京者。皆係朝貢陪臣。若咪唎堅既是與國。敦待之禮。例所不載。既無章程可依。即恐禮貌未周。轉傷和

好之誼。此事恐難允准。其增口減稅。業經有旨。但須暎咈局定。方能均霑利益。閱所進國書內。該國王竟自稱朕。實屬夜郎自大。不覺可笑。該夷前曾鈔錄國書。給譚廷襄等看。其詞是否相符。縱將漢字夷書。鈔給該督等數紙。惟夷書兩件。均未蓋用伊主國璽。僅於漢字內叠寫國璽二字。此次回函。亦未便用璽。以示相當。至暎咈各酋。時至俄船見面。俄酋亦時往海外通信。其為串通一氣。已無可疑。譚廷襄等。不再催問。所見尚協機宜。如咪夷以遞書為名。轉換說合。亦可探詢各夷情狀。藉作轉圜。

大亞美理駕合衆國伯理璽天德。姓布駕南。名雅各。恭函

專致於

大碩望良友

大清

大皇帝陛下。朕選拔賢能智士。姓列名衛廉。遣往駐劄

輦轂之下。任以亞美理駕合衆國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

此臣熟識凡屬我兩國興利除害之政。素諳我兩國交際

往來之事。兼悉朕心常欲堅定兩國永久和睦友誼之意。

朕知此臣素行忠直善良。必盡心竭力。增修兩國之福。定

邀

陛下悅納。況此臣特將本國和好之善願。上達

大皇帝。惟望

陛下俯加恩待。於其所代傳諸事。悉予深信無疑。朕惟有祈禱神
聖。佑
大皇帝福壽於靡既矣。肅此奉達。敬請
金安。我主耶穌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即丁
巳年三月二十五日。合衆國大學士姓馮吉名呂吉在華
盛頓京都奉大伯理璽天德命敬書。
甲寅。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英咈兩酋。遣人投文三件。據稱
因無全權大臣。又不准令有事進京訴述。即將礮臺交給
伊國把守等情。詞甚悖逆。臣等查礮臺諸事。久經預備。委

晨復遣員赴俄酋處說合。尚未轉圜。令該逆居然投文犯
順。勢已決裂。若伊進兵開礮攻擊。臣等即應會督提鎮抵
禦。兵勇之氣甚壯。內河火攻等具。亦已籌備。
譚廷襄等又奏。本月初七日午刻。咪夷遣副使衛廉士等
攜帶條約前來。請與臣錢炘和晤面。稱欲將十二年應行
變通之事。先商大略。再由該正使與臣等公同酌議。臣錢
炘和當往接見。將前次所議各條。所以可准及所以不可
准之故。復行剴切開導。此外無可變通。該副使深為領會。
分別存記。約俟來日再商。惟稱英咈不甚講理。到京一節。
既不允准。恐難無事。臣錢炘和答以前曾定期接見伊進

約不到。從接照會。亦曾具覆。令伊訂期會晤。又置之不覆。所請尚有何事。並未言明。貴國既為說和。應詢其究屬何意。以便斟酌。該副使應允。欣然而去。其俄夷處先已遣人往問。仍屬委員再來籌商。迨至酉刻。忽有咲咈兩國火輪船八隻。駛入攔江沙內。與先已停泊之火輪船八隻。聯絡並泊。鳴鼓懸旗。又有舢板船約二十餘隻同到。察其形狀。似欲接仗。實係有挾而求。臣等叅經料及勢必如斯。惟既未開礮。斷不令我軍先行動手。致啟釁端。該夷如果遣人說和。或俄咪二夷代為說和。仍當相機籠絡。儻竟決裂。即行攻擊。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等又奏○逆夷開礮攻擊礮臺○南北兩岸大礮○一齊開放○擊壞夷船四隻○距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炸礮轟傷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礮臺即時被占○現在後無攔阻○天津關係緊要○臣崇綸○烏爾棍泰○馳往防守○臣譚廷襄○在新城一帶○扼要抵禦○並令臣錢炘和○沿途設法沉船○以備阻隔○臣譚廷襄○督兵不能制勝○咎無可辭○請旨將臣從重治罪○

諭內閣○托明阿○著賞給頭等侍衛○馳驛前往天津○會同譚廷襄辦理夷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卯刻。譚廷襄等奏夷船聯絡並進。復投遞逆文。即料該夷欲行肆擾。尚冀其虛聲恫喝。乃午刻該督等馳奏。逆夷開駛。攻擊礮臺。雖經擊壞夷船四隻。詎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轟傷兵勇。礮臺被占。覽奏實深憤懣。現派托明阿馳往天津。會同該督布置一切。該員久歷戎行。可資臂助。該督等所調兵勇八九千人。並有馬隊。分劄新河新城等處。此時逆氛猖獗。礮臺後路。及天津前路。水陸一帶。均宜節節嚴防。著嚴飭提督張殿元。副將達年。扼要堵禦。一經得手。即設法攻奪礮臺。毋令久踞。崇綸。烏爾棍泰。回至津郡。即督率團練。激勵民心。責力防守。漕船停泊內河甚多。尤應妥為彈壓。毋令擾亂。譚廷襄

現令錢炘和沿途設法沉船阻其上駛若於海河上游築壩束水或決口旁洩使下游水勢淺阻則逆夷輪船不能上竄着譚廷襄酌量妥辦履據該督等奏軍威尚壯不期一戰而潰殊出意外譚廷襄自請治罪之處着俟查明失利情形具奏後再降諭旨

又

諭前經諭令西淩阿統帶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前往山海關防堵業經該都統等奏先後進口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昨日闖入天津海口礮臺被占京畿東路應須設兵防堵着西淩阿查明營總珠克都爾帕木都木濟勒多爾濟等所帶三起四起兵

一千名。現抵何處。即飭前往通州一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至
山海關防務。亦關緊要。仍著馬洸阿駐劄防守。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礮臺被占。已派僧格林沁
等。酌帶兵勇。赴通州一帶防堵。尚恐兵力不敷。著成凱。迅挑綏
遠城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管帶。尅
日馳赴通州駐劄。聽候調遣。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闖入海口。占據礮臺。該督等現在督
兵防剿。尚恐兵力不敷分布。著英隆。揀調精兵一千名。配齊軍

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統帶。馳赴通州駐劄。聽候僧格林
沁調遣。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轟傷兵勇。礮臺被占。現派
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前赴通州一帶防堵。著哈福那。迅將密
雲精兵挑選五百名。派佐領恩成管帶。尅日馳赴通州駐劄。以
資防守。毋稍遲誤。

又

諭。前令西淩阿等。備調察哈爾馬二千匹。本定四月內解京。著慶
昀。即將前項馬二千匹。派員迅速解赴南苑牧放。並另挑選馬

二千匹備調。毋稍遲延。

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占踞礮臺。已派

僧格林沁等。酌帶京營兵一千五百名。馳赴通州一帶防堵。並

調密雲兵五百名。熱河。察哈爾。綏遠城兵。各一千名。均赴通州

一帶駐劄。官兵需支口糧。應於通州設立糧臺。著張祥河。梁同

新。即派通永道錫祉。趕緊妥籌辦理。毋稍遲誤。

又

諭。寄諭盛京將軍慶祺。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閩浙

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端。浙江巡撫晏端書。山東巡撫崇恩。

昨據譚廷襄等馳奏逆夷船隻闖入天津海口轟傷兵勇將礮臺占踞等語咲咈二夷在粵東犯順復敢駛至天津要求無厭俄咪二夷托說合為名以濟其要求之念業經譚廷襄等委曲理諭並有酌量加恩之處而咲咈兩夷未遂其欲突肆猖獗情殊可惡該夷既敢在天津猖獗所有奉天山東江蘇閩浙各省海口難保不肆意侵犯著各該將軍督撫等隨時偵探於水陸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設防總須於夷船未到之先有備無患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奏探明天津海口之北有塘兒溝大清河小清

河等口。天津之南。有大山。利津等口。海運米船。設有阻滯。即可就便收泊各口。再行設法剝運。並據崇恩奏夷船北來。意甚叵測。如有續到漕船。飭令挽入偏僻海口。暫行停泊守護。俟探明天津情形。或仍催趲前進。或截留設法起運。再行分別籌辦各等語。現在𠳐咈兩夷船隻。業經駛入天津海口。官軍接仗失利。礮臺已被占踞。該夷桀驁性成。欲以礮臺為要挾之具。一時未必即能退出。此時海運米石。已入口者。不過五十餘萬石。此外均在放洋。尚未到口。著譚廷襄崇恩各飭所屬查探。已進天津近處小口者。即著文彩等相度情形。由內河設法剝運赴通。其在山東境內小口收泊者。著崇恩飭屬酌量地方。或囤積倉廒。

陸續由運河運至通州。或俟探明天津事定。再令由海前進。並
飭沿海文武。查有米船北駛者。即令挽入偏僻海口。一體停泊。
相機妥辦。以免貽誤。

又

諭。前據黃宗漢奏。夷船欲赴天津。請勿峻拒。當將夷船到津。後辦
理情形。詳細寄諭矣。詎料咪唎兩夷。於初八日投文。欲將礮臺
交伊經管。並至天津。未及回文。已即開礮。我兵失利。礮臺旋被
占踞。狂悖已極。前令譚廷襄等。要約該夷。於四月內退出廣東
省城。仍可相安無事。若不交出。五月中必當攻打省城。該夷城
內兵丁。必至受傷。該夷並無回覆。又在天津犯順。原應攻打廣

東省城。以示懲創。惟一經用兵。彼必駛往他處。肆其報復。設被另占一處。更多掣肘。只可暫緩進攻。且看俄咪二處日內有無投文說合之事。再作計議。該督仍候旨進行。至粵東已與通商。是否如前暢旺。抑或民人尚多疑畏。貿易較稀。柏貴等在城。能否與黃宗漢相見。該督能否設法援救出城。使不受㗎哩等挾制。柏貴既信伍崇曜之言。惟與開市通商。又任聽該夷駛至天津。肆其兇懇。實屬毫無把握。此時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以贖前愆。並著黃宗漢傳旨諭令知之。現在各海口業已通諭嚴防。而廣東香港。為該夷巢穴。夷船紛集。並恐天津與彼攻勦。復在粵東肆其滋擾。著黃宗漢聯絡紳民。加意嚴防。是為至要。

丙辰。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伏查現辦夷務。節奉

諭旨。防令羈縻。並不得先行開礮。致有藉口。臣等叠經通飭欽遵。

此番接夷投遞逆文。未及數刻。即有火輪船闖近北礮臺。

轉身開礮。先擊南礮臺。使兩礮臺皆不得力。迨後北礮臺

回擊續進之船。南礮臺亦回擊在後之船。彼此互擊。約兩

時之久。夷船受傷已六七隻。祇因後船並進。砲礮併裂。先

將北礮臺之頂揭去。後將遊擊沙春元礮傷。洞腹腸出。登

時陣亡。其南礮臺都司陳毅。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

壁。外委石振岡等。亦登時陣亡。兵既不能立足。勇即相率

退散。臣等在後督戰。立斬二人。仍不能遏。此兩礮臺失利
被占之實在情形也。礮臺既失。大勢不支。即臣等居住之
處。亦子落如雨。不能再駐。因思郡城關繫緊要。公同商酌。
臣崇綸。臣烏爾棍泰。先回保護。臣譚廷襄。臣錢炘和。就近
在新城一帶。招集兵勇。計圖沈舟以隔水路。惟郡城鱗次
櫛比。關外尤為叢雜。一經烽火。斷不可恃。此時夷船難保
不即深入。是以一面沈船。一面商籌辦法。因思沙船雲集。
其中上海寧波商夥。在滬多與該夷商交易。隨囑江浙兩
糧道。飭令紳董查詢。據稱伊等船隻。均將受累。情願自以
己意。前往夷船。告以不必開礮。以保伊等船隻。有話再商。

並遣員往探俄咪。暫作緩兵之計。據覆仍願出為說合。伏
思咦咈雖悖逆應誅。而津郡形勢。斷難戰守。似須終歸撫
馭。再現在設法堵禦郡城。兵力單薄。可否添調京兵。祇候
訓諭施行。
譚廷襄等又奏。現在該夷船泊礮臺。並未前進。亦未傷害
村莊。而天津人心。已覺驚惶。紛紛遷徙。不得已。親加安撫。
並沿途撥兵防禦。惟郡城無險可守。種種難恃。生靈億萬。
關繫甚重。現在仍有俄咪說合。雖必要求無厭。較之用兵。
究有把握。惟有仰懇
天恩。垂念咽喉重地。准 臣先為籠絡俄咪。仍示羈縻。俟托明阿到

後。再行妥為商酌布置。至築壩來水。及決口洩水二節。海河甚深。潮水時時漲落。與別河不同。似難見效。容再斟酌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礮臺失事情形。並俄咪二夷仍願說合。懇准羈縻等語。逆夷於初八日。闖進北礮臺。轉身先擊南礮臺。使兩礮臺皆不得力。復開放作礮。以致游擊沙春元等陣亡。兵勇潰散。礮臺被占。譚廷襄督辦天津防務。調度無方。著先行革職留任。拔去花翎。以示薄懲。提督張殿元。副將達年。皆在海口。並大沽協副將。有專轄之責。當夷船闖進之時。曾否接仗。何員首先潰敗。著譚廷襄查明參奏。現在該提督等帶兵紮營何

處。國瑞等所帶馬隊進紮新城一帶。何以不趕緊接應。京兵有無受傷。京營礮位。失去若干尊。現在如何布置。拔贊等招集兵勇。尚有若干。摺內均未詳敘。著即查明具奏。此時夷船雖未前進。然逆跡鴟張。僅守禦不力。難保不乘虛深入。自應於礮臺後路築營。以為前敵。未可退守府城。致前路空虛。毫無阻隔。所稱上海寧波商人。情願自往夷船。告以不必開礮。以保船隻。有話再商等語。自係業經卸米回空出口之船。其未曾收口。重載漕船。仍當遵昨日諭旨辦理。若仍由天津海口前進。恐被搶掠。或按船索費。得不償失。不如駛進偏僻口岸。再圖剝運為妥。俄咪前次說合。迄未定局。今既肯再為說合。自可仍用轉圜為緩兵

之訛。添口一節。譚廷襄等尚未告知咪夷。此時自應告知。暎咈所求各款。如遣使進京。及傳教夷人准在內地遊行兩事。在彼並無利益。無非擾亂中國。斷難允准。此外利之所在。尚可斟酌辦理。且看伊咪轉述如何。再行奏聞。現調京兵一千五百名。在通州以南駐劄。取其距津不遠。距京亦近。設有緊要。原可馳往援應。此時大沽一帶兵勇。為數尚屬不少。且本有京兵在內。全在布置得宜。方有把握。托明阿即日到津。可與商酌。即國瑞等亦當會商布置也。該督等前給暎咈兩夷照會。著鈔錄呈覽。

丁巳。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臣因夷船未經上駛。後路情形緊要。由新城沿河相度布置。復行折回。在適中之葛沽暫

行駐劄。分籌戰守。第統觀事勢。細察夷情。有不能戰。不易守。而不得不撫者。敢為

皇上敬陳之。礮臺既失。營盤被焚。利器悉為所據。雖有兵勇。不敢進而仰攻。且一入內河。夷礮所至。兩岸一二里內。不能駐足。撞槍撞礮。不能傷及其船。其不能戰者一。萬斤及數千斤之礮。轟及其船板。僅止一二處。尚未沉溺。而北礮臺三和土頂。被轟揭去。南礮臺大石鑲砌。墻卸小半。礮墻無不碎裂。我之大礮。不及其勁捷。船礮兩面齊放。不能躲避。其不能戰者二。河無阻隔。築墻渰水。皆難見效。以石沉船。現已趕辦。上流壅遏為患。並恐潮水長落掣動。其不易守者

一附城船已塞滿岸屋鱗次櫛比人眾戶繁兼多游手其
不易守者二至接仗失利之後仍復言撫其難尤甚第來
船仍未阻止似有可撫之機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不得不
再加斟酌臣非膽怯欲撫祇因明知不能戰守而勉強為
之後患不堪設想是以復遣委員卞寶書張振熊前往俄
咪探詢如何說合並給與照會告以接仗之後從前所議
皆另行請
旨方可照辦茲聞該夷船板漸入探測水勢已飭提鎮在下游設
法抵禦臣在上游督同辦理所有詳細情形囑臣崇綸赴
京面奏聽候

指示機宜。

譚廷襄又奏。再署天津鎮總兵候補副將達年。署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駐劄礮臺。提督張殿元。駐劄北岸礮臺之後。未能防護。副都統富勒敦泰。駐劄于家堡。督帶礮營。礮位營盤。均皆失陷。相應附片奏參。請

旨分別懲辦。其陣亡之天津右營遊擊沙春元。署鄭家口營遊擊都司陳毅。候補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瑩。外委石振岡。均懇

天恩。俯准從優議卹。其餘將弁兵勇。應議應卹。俟查明另行彙辦。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等奏。俄咪二夷。仍願說合。當諭知譚

督等。除遣使進京。及在內地傳教兩事。斷難允准外。其餘利之所在。尚可斟酌辦理。且看俄咪轉述如何。再行奏聞。本日據該督奏稱。戰守兩難。仍宜用撫。已派員往俄咪探詢等語。想日內必有回覆。此時崇綸即欲赴京。一切機宜。俟崇綸到後。再行指示。該督即遵照昨奉諭旨。妥為布置。俟俄咪轉述有信。即行奏聞。該督現駐葛沽。與昨所諭前敵紮營之旨。尚屬相符。本日復諭知僧格林沁。一俟密雲官兵。行抵通州。即飭馳赴天津。歸於明阿統帶。著即相度地勢紮營。以資防禦。該夷探測水勢。均係舢板。自非如輪船之迅疾。當可易於阻止。且恐此項測水之船。復有俄咪在內。則轉圜之說。仍屬空言。尤應督飭提鎮。嚴為防

禦。另片奏叅署天津鎮總兵達年。署大沽協副將德魁。提督張

殿元。副都統富勒敦泰。均著革職。仍留營督帶兵勇。以觀後效。

陣亡之遊擊沙春元等五員。自應從優議卹。惟現在撫局未定。

未便宣示。俟天津夷務完竣。再行明降諭旨。

又

諭。前因夷船占踞海口礮臺。除派僧格林沁酌帶京兵外。並調密

雲等處官兵。赴通州以南駐劄。聽候調遣。昨據譚廷襄等陳奏

礮臺被占情形。內稱。津郡兵力單薄。可否添調京兵。本日復據

奏。礮臺既失。營盤被焚。利器悉為所據等語。夷船既入內河。防

守津郡。自係要著。京營兵已無可再調。諭調之密雲兵五百名。

不日即可行抵通州。著僧格林沁。瑞麟即飭令前赴天津。交譚

廷襄。托明阿分撥布置。以資防守。

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

隸布政使錢炘和奏。探聞海口有火輪船數隻。倏忽內駛。

行走甚速。沿河雖有兵弁。僅帶擡槍鳥槍。萬難阻遏。上游

正在辦理沈船。未經全竣。事機緊要。焦急萬分。隨即星夜

趕至近城一帶。督同 臣錢炘和及天津道。趕緊沈船。其沿

河兵勇。逐節均有豫備。惟中無阻隔。恐不能斷輪船之路。

惟有在沈船處所。添兵守禦。較為得力。臣譚廷襄與 臣崇

綸等。先經商酌。臣崇綸赴京。面奏詳細情形。茲值防範喫

緊。未便遽離。不敢以具奏在前。稍事拘泥。現仍會同辦理
一切。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早間。因譚廷襄昨有請調京兵之奏。特命僧
格林沁等。俟密雲兵五百名到通州時。即飭前赴天津。頃又據
譚廷襄等來報。據稱。沿河兵勇。萬難阻遏。仍請添調京兵。豈初
十日寄諭。至今尚未接奉耶。現復諭知僧格林沁等。俟察哈爾
官兵一千名到通州。派得力之員管帶。飭赴天津。一併歸托明
阿分撥布置矣。惟此二項官兵。一時未能到齊。國瑞珠勒亨。富
勒敦泰。所帶馬步隊京兵。本有二千。何以不聞接仗。亦不見其
扼守何處要隘。現在僧格林沁所帶京兵。原為京師保障。豈能

盡赴天津。若如所請。則國瑞等所帶。皆不足恃。豈有如此辦法。此項京兵。即有傷亡。為數當尚不少。加以張殿元達年。皆有本標之兵。何至如此一日數驚。張惶無措。托明阿久歷戎行。素稱勇敢。此時當已抵津。即著妥籌調度。該夷現雖乘船駛進。而陸路亦應嚴防。若以步兵練勇防河路。而以馬隊防陸路。布置更為周密。富勒敦泰營盤失陷。張殿元達年等不能防護礟臺。業已降旨革職。即國瑞珠勒亨。同退卻。亦難辭咎。若再不力為防禦。或致別有疎失。自問當得何罪。前譚廷襄屢次奏報。總言兵勇聲勢甚壯。迨一經潰敗。即毫無籌畫。事前既無布置。今又如此恇怯。即使再添精兵。何能有益。若即與托明阿國瑞珠勒

事等妥速籌辦務使郡城得保無虞方可徐圖議撫若再有貽誤致失事機朕惟有執法懲治不能寬貸也

又

諭本日因譚廷襄奏請添調京兵業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將前調之密雲兵五百名於抵通後即飭赴天津防堵旋據密雲咨報此項官兵已於本日啟程並據譚廷襄等覆報夷船倏忽内駛籌防緊要仍請酌撥京兵星夜來津等語現在京兵已難再調惟察哈爾三四起兵一千名本日據西凌阿奏已派員馳赴永平府等處截回通州此項官兵抵通後並著僧格林沁等簡派得力之員管帶飭令前赴天津聽候譚廷襄托明阿等調遣僧

格林沁等駐劄通州。原以保衛京師。設津郡事機緊急。必須親自前進。亦祇宜於楊村蔡村等處。擇要駐劄。庶於京師相去不遠。而於津郡呼應亦靈。至此項官兵。調赴津郡。僅格林沁等軍營。兵力太單。所有直隸通永等鎮官兵。相距尚近。即著酌量調撥。以資防守。

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奴才統帶察哈爾頭起官兵五百名。於四月初八日。抵至山海關。即於初九日。親詣海岸觀視。並詢據海邊民人言稱。並無夷船往來。查看石河海口。現當夏令水勢正旺。設有夷船駛到。甚為險要之區。而秦王島水勢堪以停泊。亦屬要隘。石河海口迤東窰子地方。現

有山海關駐防官兵一百名。安營防堵。並有綠營官兵看守礮臺四座。惟自石河海口迤西至秦王島二十餘里。雖有綠營官兵。看守礮臺二座。並無安營駐劄官兵。等於適中之地。尋採高建莊地勢較高。距石河海口約五六里。距秦王島約十里許。二起官兵五百名。於初十日亦抵山海關。等即帶同頭二起官兵一千名。在高建莊地方安紮營盤。又在高建莊迤東迤南。尋採營盤地方二處。均屬高燥。且距海較近。俟三四起到關後。每起安紮官兵五百名。每營相隔約二里許。以期互相聯絡。再詳查石河海口迤東迤西二三里礮臺六座。共設有八千斤銅礮一尊。五千斤

銅礮二尊。六千斤鐵礮一尊。一千五百斤鐵礮一尊。一千
斤鐵礮二尊。五百斤銅礮五尊。既有綠營官兵看守。仍飭
該山永協副將關音。添派弁兵。嚴密看守。
硃批。知道了。
西淩阿又奏。四月初十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九
日奉
上諭。前經諭令西淩阿。統帶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前往山海關防
堵等因。欽此。查察哈爾三四起官兵。尚未抵至山海關。當即差
派滿營五品頂帶花翎驍騎校伊什貢布。五品頂帶藍翎
色布什新泰。星夜赴永平府等處。勿論三四起官兵行抵

何處。遵

旨起緊截回通州一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一面飛飭三四起營

總珠克都爾帕木那木濟勒多爾濟等。欽遵辦理。令三四

起官兵。既經遵

旨截回通州一帶。其頭二起官兵。務另行飭令移營布置。以期聯

絡而重防守。

硃批。知道了。

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

蘇廷魁奏。臣等於拜摺後。原擬移駐東莞縣城。嗣飭委紳

士。馳勘省城東北一帶情形。查東莞縣城。瀕臨大海。距省

一百三十餘里。舟楫相通。祇可設立分局。會同香山新寧兩邑。激勵鄉團。為進攻香港之路。復查距省九十餘里之花縣。為南海番禺清遠從化三水增城六邑孔道。城小而固。據省上游。居高臨下。背山面野。由陸路長驅可達省會。尤為控馭要地。臣等不敢拘泥前奏。即於三月初一日。取道南海縣屬之九十六鄉。直抵花縣。連日接見各鄉團練局紳董。宣示

上諭。並責以道光年間。各紳民曾蒙

聖諭嘉獎。此次夷人背約踞城。何以全無義旅。敵愾同仇。據該局紳等僉稱。上年十一月間。夷人攻城之時。各局團練。均帶

領鄉勇赴援。於十四五等日先後到城。維時夷人雖已入
踞觀音山。而西南城仍有官兵把守。猶可一戰。迨接奉地
方官劄諭。各鄉約束子弟。不得來城滋事。並諭不准鄉勇
一人入城。該勇遠來。無可棲止。又奉地方官明諭。不得不
退回鄉里。自行防衛。至十二月間。該夷挾令地方官將城
中督撫廣協三標。及滿漢八旗兵械。一律收撤。並委員傳
信下鄉。令各團局繳納軍械。局紳等因適行團練。係欽奉
諭旨辦理。是以未肯遵繳。迨正月間。有夷兵數十人。內有騎馬夷
目三名。出至城北二十里。安良局之望岡地方游逛。經鄉
勇出隊追逐回城。該夷聲言必到北路報復。各鄉因此防

守加嚴。每念

國家深仁育養。二百餘年。亟思勦夷自效等語。臣等察其情

詞激切。出於至誠。且眾口同聲。頗屬可用。現在臣等督同

各局紳民。多方布置。潛圖香港。以擣其巢穴。沿海藏賊。以

擾其往來。或令鄉民標貼長紅。以奪其氣。或令兵勇暗匿

城內。以探其情。解散內奸。離間各國。向來夷性多疑。務使

其昕夕不安。方易得手。臣等擬於三月二十五日進駐距

城四十里之江村地方。偪近省城。以便策應。一俟器械齊

備。練勇雲集。即各路同時並舉。力圖恢復。再此次夷人盤

踞城內。數月之久。拆毀民房。擄掠子女。恣睢暴戾。無所不

為。粵民創鉅痛深。有誓不與通商之意。必須俯順輿情。停其貿易。一面設法嚴斷接濟。俟其所懼。該夷如果悔罪輸心。然後更定章程。庶可潛消禍患。至臣等前次奏明刊刻關防。以資號召。緣人心憤夷已極。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來。每諱言夷務。甚至文移公牘。稱夷務為洋務。又稱為外國事件。不敢斥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應於關防內。明刊辦理夷務字樣。方足鼓舞人心。現經刊刻完竣。業已隨時蓋用。

羅惇衍等又奏。再已革四川道員俞文詔籍隸安徽。因販茶為業。遂家於粵之西關。夷務與伊無涉。乃伊襲戴翎頂。

挺身與夷人交結。力詆新放督臣。不能了事。致該夷馳往蘇州上海等處。投遞文書。肆其要挾。現在日日進城。以商量公務為詞。而每事奉承夷人。依阿鄙賤之態。士民無不切齒。相應請

旨飭下督臣黃宗漢查明參辦。以正人心而作士氣。至布政使銜伍崇曜。雖不時進城。惟伊以洋商起家。則商辦夷務。是其本分。查尚無勾通劣蹟。然由洋商積貲而成巨富。自當竭力捐輸。以濟軍需。又前任鹽運使潘仕成。編修潘斯濂。業炳華。皆有富紳之目。亦應請

旨飭令該員等捐貲助餉。則閩省人心。更為踴躍。

羅惇衍等又奏。再臣等招集義勇。舉事伊始。屢勸各官速離省城。使該夷無可挾制。且使相機進勦。惟署布政使周起濱。馳赴臣等駐劄地方。商量一切。意見相同。暫署巡撫江國霖。素性貪巧。失去庫項。不知愧懼。猶復首鼠兩端。每月逢一之期。率各官與夷人會面。受其約束。前到花縣二次。但求臣等緩攻。深恐得罪夷人。故不回省城。亦不肯暫留花縣。臣等為大局起見。因梧州尚未收復。西江緊要。勸其前往督師。以資統率。彼仍遲疑未決。署按察使蔡振武。諂媚夷人。事事迎合。該員本降補知州。捐升道員。未經指省分發。廣東以之署事。既不合例。以之驟署按察使。尤覺

駭人聽聞。該夷視為大員。挾以彈壓百姓。竟於三月十六日。與粵海關監督恆祺。俱羈留撫署不放。勒銀四萬餘兩。補償修葺該夷所住將軍衙門。及四處城樓之用。署總督柏貴。屢出告示。曉諭商民。有中外一家等語。夷人反輕侮之。與將軍都統同被拘管。鹽運使嵩椿。糧道王增謙。於上年十二月。遷往南海縣屬之佛山鎮。辦理局務。尚能行止自由。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暎咈兩夷。在天津要挾。尚有俄咪兩夷說合。諭令黃宗漢將攻打廣東省城之事。暫緩舉行。原恐一經用兵。則沿海地方。必有夷船尋仇報復。而與天津現辦情形。事出兩

伎也。本日據羅惇衍等奏。移紮花縣。激勵紳團。並密籌布置各情形。粵東士民。敵愾同仇。忠義可用。當該夷攻城之時。地方大吏。不能借以爲加。轉行阻止。原屬坐失事機。現在天津雖仍議羈縻。廣東則係紳民義憤。與官兵暫緩攻打之意。本不相妨。且使該夷知衆怒難犯。而將來官爲轉圜。亦可使之知畏知感。前令譚廷襄等告知該夷。限四月內繳還廣東省城。一交五月。即興兵攻打。並絕咪咈二夷沿海貿易。業已寄知黃宗漢。該督行抵粵境。定與羅惇衍等會謀此事。如該侍郎等業已舉行。該督到時。務當多調兵勇。嚴以自衛。防其報復。如尚未舉行。亦須與羅惇衍等密商。操必勝之權。然後舉發。使該夷先鋒捎挫。然後

地方官出為調停。較易就範。省城夷人無多。自不難於驅逐。香港為該夷貲貨所聚。兵船精悍。恐急切難圖。即使燬其巢穴。而將來肆意索賠。更難了局。著該侍郎等。於克復省城後。作為進攻香港之勢。然後黃宗漢出而調停。保全其貨物。將來該夷還粵。既畏紳民。仍感該督。庶可恩威並示。京師距粵東遙遠。文報遲延。其中操縱機宜。著黃宗漢與羅惇衍等。密計施行可也。現在嘆咈二夷在天津。因要求不遂。已於初八日。先開大礮。奪我礮臺。雖未深入。仍用俄咪二夷為說合。以肆其要求。但其所欲無厭。故天津羈縻。亦未有把握耳。另片奏江國霖等媚夷情形。深為可恨。柏貴種種畏葸。毫無振作。惟係巡撫大員。將來事定

之後。朕自有權衡。至藩司以下。皆黃宗漢屬員。即可隨時懲辦。著將江國霖先行撤任。一面派員署理。一面據實嚴參。蔡振武本不合例。亦著一併撤參。已革道員俞文詔。以寄寓革員。冒用銜頂。甚至造作蜚語。通同夷人。情尤可惡。著黃宗漢即行查拏。從重懲辦。伍崇曜。潘仕成。及潘斯濂。葉炳華等。均係著名紳富。著該督等。節飭捐貲助餉。以為士民之倡。羅惇衍等摺片著鈔給黃宗漢閱看。

戊午。工部尚書文彩。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奏。沙船向由大沽海口出入。雖有甯河小口。距津較遠。頗難剝運。現於四月十一日申刻。據江蘇署糧道宋鈞面稟。江

蘇鈕隆盛沙船一隻。者民陳思園稟報。四月十一日早潮

進口。駛至礮臺下。突來夷人小船兩隻。每船數十人。各持

刀械。將在船眾人趕逐上岸。船被擄去。人已受傷。搶去漕

米九百餘石。並稱放洋北上時。見山東所屬登州地方石

島俚島一帶。住泊沙船數百隻。不敢行駛等語。該夷占踞

海口。逞強攔阻。船戶等勢必聞風避匿。不敢前進。臣等公

同商酌。與其逗泊島外。恐有疎虞。莫如駛入東境。就近收

驗。誠如

聖諭。在山東境內收泊者。著崇恩飭屬酌量地方。或囤積倉廒。陸

續由運河運至通州。相機妥辦。以免貽誤。臣等已進

旨飛飭山東撫臣崇恩飭沿海文武敬謹照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入海口。礮臺被占。諭令文彩等將未經進口沙船。妥善辦理。並諭崇恩。查明山東各海口收泊米船。設法起運。本日據文彩等奏稱。江蘇鈕隆盛沙船一隻。於十一日進口。被夷人將船擄去。搶去漕米九百餘石。據該沙船耆民稱。北上時。見有沙衛米船數百隻。在山東石島俚島一帶停泊。未敢前進。著崇恩即派妥員。分赴各口。查明停泊米船。共有若干。應如何囤積倉廒。陸續由運河運至通州。或俟天津事定。再行由海前進。妥善辦理。並先飭令各海口文武。將停泊各船。設法保護。無令稍有疏失。從來船隻。並著知照勿令徑赴天津。其

直隸各小口。有無沙船停泊。著譚廷襄飭屬詳查。應如何設法

運通。即著文彩妥為籌辦。現在崇綸。會同譚廷襄辦理夷務。海

運事宜。係文彩專司。著仍駐津城。俟查驗米石完竣。再行來京。

未到米船。如均在山東境內。天津無可查驗。俟東省議定章程

後。應否飭令江浙糧道前往山東各海口。盤交米石之處。並著

文彩。譚廷襄。崇綸。崇恩。屆期酌辦。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